

## 不同的生日感受

延靜



近日，在多倫多的外孫女過生日，她媽媽用剪紙為她做了一件生日禮物，正中是一個彩色繽紛的氣球，下面是四個身着彩妝的小人，象徵他們四口，構圖新穎別致。媽媽一直保密，直到生日前一天才送給女兒。外孫女看到不禁驚訝，而且十分喜愛。媽媽的禮物，飽含着她對女兒的愛心。加上外孫女婿還買了蛋糕，外孫女高興得不得了。

由此我想到女兒小時候過生日。我們多次到駐外使館工作，但女兒十幾歲那幾年，我們在北京，難得和她在一起。女兒的生日是國慶第二天，她小時候常說：「全國人民喜氣洋洋，都為我過生日。」但三十多年前，物資供應匱乏，吃的喝的都十分有限，我們在她生日那天，按照北京的習慣，吃一頓打瀨麵，還給她買了一件新衣，女兒美美的，感到十分滿足。

我又想起我自己過生日。由於我是家裏的獨子，母親對我的生日格外重視。不管我在北京還是出國工作，到我生

日那天，儘管生活不富裕，但母親不會忘記，早早起來，就把黃花、木耳等佐料用熱水泡上，然後親自下廚，做一頓香噴噴的打瀨麵吃。直到我過了六十歲，在母親的眼裏，我仍然是孩子，她仍然要做打瀨麵，為我過生日。

過生日感受，與社會生活條件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與年齡密不可分。小時候盼着過生日，是因為可以吃好的，穿新衣，心裏還希望自己快快長大。但過了二十歲以後，心情就開始發生變化，不少人不希望自己長得太快。女兒最近悄悄告訴我們，她過三十歲生日那年，難過得差一點掉下眼淚來。

進入老年，更不願過生日，特別是七十歲以後，進入耄耋之年則更甚，因為過一次生日，就又老了一年。八十歲被稱為「大壽」，全家慶賀，但也只是一時的歡樂。而我，每當生日那天，常回憶起小時候母親為我過生日的情景，好像又聞到她精心製作的打瀨麵的味道，不知怎麼，心裏卻升起一股無名的傷感。不過這次，從微信上看到女兒為外孫女做的生日禮物，之後又看到她製作的微信相冊，想到孩子們的未來，心裏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隱隱的暖流。

## HK 人與事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音樂，樂器於距今七千多年前的石器時代已經出現。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周公製禮作樂，專為貴族而設，配合貴族進行禮儀活動時使用，是社會級別和秩序的象征和規範。禮樂樂，對後世影響深遠，是中國獨特的文化傳承。奏樂可傳情達意，古樂和古樂器，負載數千年來的民族文化積澱，加上宗教和神話色彩，自是韻味無窮。敦煌音樂壁畫，除了有這些素質，還加上中西文化交流，魅力更非比一般。

近日往饒宗頤文化館參觀「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覽，展品正是敦煌石窟的音樂壁畫，各類樂器、演奏音樂的場景，還有樂隊組合，都體現在壁畫上，讓人長知識。展覽名字取得好：天籟，包含一切自然的聲音，風聲、雨聲、流水聲、鳥聲……自然界，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而然；淨土，佛家意指沒有塵俗污染的地方；梵音，佛的聲音。展覽場地雖小，甫內進，卻有安靜、舒坦感。

敦煌位處甘肅省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古絲綢之路咽喉之地，中西文化交流，敦煌起了聚散的重要作用。敦煌音樂壁畫中的一幅《手鼓》，藏於榆林窟，源自宋代。手鼓，早於四至六世紀時敦煌北魏壁畫中已經出現

## 敦煌敲鼓壁畫飄逸迷人

祝之



▲敦煌飛天敲鼓壁畫，霓裳飄逸

作者供圖

這種敲擊樂器，在中東和中亞多國常見，流行於新疆的手鼓種類，有源自維吾爾、烏孜別克、塔吉克等族，用羊皮或驢皮製造。中國歷代的歷史著作以文字寫成居多，鮮見音樂場景的描寫，古代音樂壁畫可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榆林窟位於甘肅省瓜州縣，洞窟開鑿在榆林河峽谷兩岸的峭壁上，河岸榆樹成林，因而得名。榆林窟為莫高窟的分支，同樣藏有不少珍貴壁畫，是謂莫高窟的姊妹窟。至於榆林窟開鑿於何時，並無文字可資考據，但從形式來看，專家估計應是開鑿於隋唐以前。

《手鼓》源自宋代。自從科舉制度確立後，讀書人十年窗下苦讀，埋首科舉考試，以博取功名，光宗耀祖，鮮有閒暇研究音樂。然而，宋代經濟高度發達，民間的文化生活大有發展，音樂在民間，並未受到冷落。

敦煌石窟是佛教的藝術寶庫，敦煌及周邊的名勝古蹟如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乃古絲路的燦爛明珠。當今的「一帶一路」，借用古代絲路的歷史符號，積極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港人看一下敦煌石窟中西交流的結晶品音樂壁畫，古今絲路，同皆傳遞友好睦鄰信息，是一堂很好的國民教育課和國際關係課，意義非凡。

## 薛平貴訴的哪門子苦

姚文冬



京劇《紅鬃烈馬》，演的是薛平貴和王寶釧的「愛情」故事。流落街頭的乞丐薛平貴，贏得相府千金王寶釧的愛慕，她不惜與家門決裂，進破瓦寒窯，為薛平貴守空房十八年；薛平貴投軍別業，在戰場上認識了西涼國公主，娶為妻，接着又繼承了國王的衣鉢、奪取唐朝的江山，做了皇帝。滿滿的都是傳奇。全本《紅鬃烈馬》包含了十三齣折子戲：彩樓配、三擊掌、投軍別業、武家坡、大登殿……在不同的折子戲裏，薛平貴時而乞丐、時而將軍、時而皇帝，身份在不斷遞進中。尤其《武家坡》一折，劇情衝向高潮——當了西涼王的薛平貴趕回寒窯，擔心分別十八年的王寶釧不貞，好生戲弄、試探了一番。此段戲，家喻戶曉。

「少年子弟老江湖，紅粉佳人兩鬢斑。」十八年老了王寶釧。她已經認不出掛了鬍鬚的薛平貴，薛平貴只好從頭道來，此間的一段唱：「提起當年淚不乾……」回憶十八年的經歷，如泣如訴，膾炙人口。掌聲四起之時，我心生疑惑：在苦不堪言的王寶釧面前，薛平貴訴的哪門子苦？

忽然就生出了厭惡，不由想起張愛玲的評價，她在《洋人看京戲及其他》中說：「《紅鬃烈馬》無微不至地描寫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貴致力於他的事業十八年，泰然地將他的夫人擱在寒窯裏像冰箱裏的一尾魚……可是薛平貴雖對女人不甚體諒，依舊被寫成一個好人。」歷史上壓根就沒有薛平貴這個皇帝。為什麼會虛構這樣一齣戲，塑造這樣一個人物呢？

追根溯源，有一齣戲叫《汾河灣》，劇情和《紅鬃烈馬》驚人雷同。落魄的英雄薛仁貴，得到家門之女柳迎春的相助，被家人誤解，遂私奔，在破瓦寒窯成婚，薛仁貴投軍，升為元帥，回寒窯接柳迎春去享受榮華富貴。在寒窯前，薛仁貴也是戲弄、試探了柳迎春一番。薛仁貴是唐代貞觀年間的名將，史載武功赫赫。雖然戲與史實有些出入，但大致還有個依憑。傳說，這個薛平貴，

就是山西的一個戲班，以薛仁貴為原型，杜撰出來的。

於是，京劇舞台就出現了「兩齣並演」的情景。名字僅一字之差，背景同在唐代，劇情頗多相似之處，觀眾常被弄得雲裏霧裏。但是，以薛仁貴為主角的《汾河灣》，絕不如以薛平貴為主角的《紅鬃烈馬》在舞台上佔有勢力。《汾河灣》絕跡舞台多年，《紅鬃烈馬》則愈演愈烈。

虛構的薛平貴，「打敗」了真實的薛仁貴。何以如此？我想，大概薛平貴，原本就是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化身，馱載着男人的白日夢：一個貧困潦倒的乞丐，最終當上了皇帝，而且先娶宰相的千金，後納西涼的公主，又靠這種姻親關係，成就帝業，江山、美人盡攬懷中，實現了男人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而薛仁貴，鑒於史實的局限，無法成就傳奇，是故，在舞台上敗下了陣來。

薛平貴的訴苦，從劇情發展看合乎邏輯，但於人性卻是相悖的。一個為他捨棄一切的女人，必須得為他獨守空房十八年，如若試探出不貞，薛平貴便想「一劍將她刺死」，並不可憐她十八年的煎熬，反而痛訴自己十八年來是如何不易，這於情理不容，自私之心、矯情之態昭然。

看《紅鬃烈馬》，更吸人眼球的是王寶釧，且爭議不斷：有人看到了忠貞，有人看到了卑賤；有人看到了封建的糟粕，也有人看到了她敢於衝破門當戶對的藩籬，與嫌貧愛富的家庭決裂，恰恰是反封建的。尤其寒窯十八年的苦守，數百年來，凝固成一個愛情符號。偏偏忽略了薛平貴，並無任何爭議。難得張愛玲女士看到了男性的自私，但她好像沒看到，這自私不是薛平貴一個人，而是一大群男人離奇的臆想、貪婪的意淫，他們把無邊的欲望裏滋生白日夢寄託在了薛平貴的身上，訴苦只是一種掩飾。

好在，有一種說法——京劇是角兒的藝術，演的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誰在演。梅蘭芳、程硯秋都演過柳迎春，也都演過王寶釧。一九五七年，程硯秋與賈寶森合演《武家坡》，更成為舞台絕響。

我寧願承認，我只是在看戲而已。

## 德·斯塔埃爾的三隻梨子

李夢



上周末與幾位朋友合辦了一場藝術導賞活動，去中環季豐軒欣賞「綠嶽坊街」六人聯展。展廳中固然有趙無極等名家的大尺幅作品，我卻尤其被其中一幅靜物畫作吸引，那是俄裔法國藝術家德·斯塔埃爾(Nicolas DE STAËL，一九一四至一九五五年)的作品《靜物，梨，綠和橙色背景》。

見到這幅畫之前，德·斯塔埃爾在我的慣常印象中，是一位風景畫家。他的那些以顏料「厚塗」技法(impasto)創作的半抽象、半具象的風景作品通常顏色明快，富於律動，色塊宛若在畫布上追逐舞蹈。

之所以將斯塔埃爾的風景畫作形容為「半抽象、半具象」，是因為這位法國畫家雖說擅長用幾何圖形呈現山、海、樹木和房屋等自然及世俗風景，卻並非像某些抽象畫家那樣完全棄具象於不顧，而是盡可能地保有原物形貌。畫家曾說過：「你並不是畫你所看見的或你所想到的，你畫的是真正震動你的事物。」他一直不願意將自己的作品歸類為「抽象畫作」，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的藝術創作並非從無到有地憑想像建構整個世界，而是將現實情境中無關緊要的旁枝末節除去，僅留下那些



▲斯塔埃爾風景習作

作者供圖



▲斯塔埃爾畫作《靜物，梨，綠和橙色背景》

作者供圖

關鍵的圖形，令畫作呈現出簡約、克制又不失其豐富的美感。

常有人將斯塔埃爾稱作「第二代抽象畫家」，而將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一八六六至一九四四年)等人視為抽象藝術的奠基人。說起來，斯塔埃爾和康定斯基的成長背景有些類似，都是出生在俄羅斯，其後因為二十世紀初期祖國局勢的動盪而離鄉，在歐洲諸國遊走，最終定居巴黎。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巴黎，幾乎是全世界藝術家的理想之地。在外人看來，那裏生機勃勃，充滿想像，每時每刻都湧現出天資卓著的明星，以及新鮮的畫派及風格。一九三〇年代，斯塔埃爾自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像很多年輕藝術家一樣來到巴黎找尋理想，暫住在綠嶽坊街上。

與前輩康定斯基多用扭結的線條呈現某種音樂的律動或是快感，斯塔埃爾的抽象世界顯得更為理性且工整。不論康定斯基還是與他同為抽象藝術先驅的馬列維奇，他們筆下的世界是超然於現實之外的，沒有世俗情景作為參照，全然是想像甚至是幻夢的產物。馬列維奇雖說與斯塔埃爾一樣，樂意將顏色鮮艷的幾何圖形拼貼在畫布上，以營造出規整而克制的氣氛，不過，他的那些方塊畫，誠如他本人所言，

「是無物象的創作」。相比之下，斯塔埃爾則不想與塵世的風景如此決絕地道別。

斯塔埃爾的風景畫，雖說也是色塊的堆疊，卻仍能為觀眾提供物象上的暗示，因此，看畫的人不至於混淆畫中的山或是海，農田或是房舍。甚至，他偶爾會嘗試寫實，例如正在季豐軒展出的這幅《靜物，梨，綠和橙色背景》，便幾乎稱不上抽象，其中的白色盤子和盤中的三隻梨子均清晰可辨。

如果我們將斯塔埃爾的靜物畫與十七世紀荷蘭藝術家筆下的靜物畫略作比較，不難發現其中的相異之處。對於四百多年前的荷蘭人來說，靜物畫要盡可能地逼真，不論畫中蔬果上的蟲眼，抑或窗外陽光照射在畫中意象表面而生出的陰影，都要完全依照實物來創作，不容許畫家有任何背離現實或邏輯的自由發揮。而時間向後延展一百多年，到了法國人塞尚那裏，他對於三維空間以及光影明暗的精準描繪興趣不大，而是更關心色彩，以及物件之間的關聯。

人們之所以說塞尚「用一隻蘋果震驚了巴黎」，不是說他將那隻蘋果畫得如何逼真，而是他藉由蘋果這意象，探索藝術表達的新方法。也為後來熱衷二維平面的立體主義與抽象表現主義開拓新鮮路向。看過塞尚的靜物畫，我們再看斯塔埃爾的類似作品，便不會覺得突兀了。畫中拼貼式的構圖，平面而非立體的呈現方式，甚至描摹意象的簡約筆調，幾乎都是從塞尚那裏沿承繼承，只不過在抽象與具象的拿捏程度上，愈發從容罷了。

斯塔埃爾創作這幅靜物畫時，已然在抽象風景世界中探索許久，卻仍然不時地回到具象情境中小試身手：「我試着去畫一些簡單的形狀，去尋找一種自由的表現。」其實，抽象與具象之間從無必然的分野，就如同想像與現實的邊界永遠模糊。殊途同歸，藝術創作傾力抵達的終點，不外是「自由」二字。



結束了在巴黎的

四天三夜之旅後，我們按照原計劃返回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一行，雖然停留時間有限，卻未減少我對她的期待。對一切臨海的地方，我總是沒有抵抗力，威尼斯亦如此。她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以無數座小島為根基，在水中扎入成千上萬根木樁，再鋪上一層又一層防水性極好的岩石，把房屋建立在岩石上，慢慢地造就了今天聞名世界的浪漫水城——威尼斯。她被稱作「亞得里亞海明珠」，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不通汽車的城市，主要依靠水上巴士、貢多拉、水上計程車等水上交通工具出行。從機場到主島，除了可以搭乘機場大巴到達羅馬廣場再轉搭水上巴士外，還可以直接在機場搭乘水上巴士到達主島，兩種方式只是票價和便利性不一樣而已。水上巴士票可以根據自身在威尼斯的停留時間購買天票或套票，一般都可以在碼

## 初見威尼斯

若飛

頭購買。搭乘水上巴士時要牢記住宿地點和住宿地點臨近的碼頭，要不然下錯站，你就得折騰地抬着自己的行李翻過一座又一座的橋，遊走在縱橫交錯的小巷裏；又或者要重新換乘水上巴士，才能順利找到住宿地點。一路上聖馬可碼頭，映入眼簾的是各種高高低低的木樁和船隻，再來是各式各樣的石橋或木橋，之後就是與木橋石橋縱橫交錯的大街小巷，林立在大街小巷上的便是經過多年歲月洗禮仍屹立不倒的多元化建築。那天到達威尼斯已接近黃昏，上岸後看到的這番景致，在夕陽餘輝的映襯下，美得讓人挪不開眼。

離開聖馬可碼頭，步行一會，前方便是聖馬可廣場。廣場上有好幾家古色古香的咖啡館，比如花神咖啡館。我原本還打算進去喝杯咖啡放空，看看遊人，餵餵鴿子，放

鬆小憩一下，然而去的時候正是休息時間，只能吃閉門羹了。

離開廣場，往聖馬可大教堂側旁的深巷裏走去，是各種各樣擺賣精緻玩物的小店，有蕾絲織品，有玻璃工藝品，有威尼斯面具，手工製作的皮具用品冰箱貼等等，價格公道，適合買來當手信。我喜歡這些小玩意，每到一個地方旅行，總會淘上好幾樣以作紀念。旅行途中看到心水愛物請及時拿下，不要猶豫太久，要不然店家到點休息關門，就買不到手了。歐洲大多城市都是一到下班休息時間，不論你買沒買完，他們都不會再做生意。到點下班，各家各店都會陸續繼續關門打烊，街道瞬間會變得冷清，這時候還是乖乖地回住處休息，要不然在烏漆麻黑的巷子裏很容易迷路，即使你手握導航，它也會把你帶偏，那天晚上我們就是這樣迷失在黑



▲浪漫水城威尼斯古老而美好

巷子裏。

即便已經看過很多遊記攻略中的她，然而當我親臨時，我並沒有產生現實與理想有落差的威尼斯印象。相反地，她比我想像中描繪得更好。在我的心裏，更多了一份獨特的魅力和靈氣，以致我想化身為魚，暢游在那翡翠綠絳的水中。夜幕降臨時，人聲不再鼎沸和街道不再擁擠的威尼斯卻多了一份安



作者供圖

靜和清冷，依舊美得動人。海風呼嘯，也擋不住你想臨河漫步探險的心。站在水上巴士靠岸的碼頭，感受到的不僅是沿途的風景，更是千年的文化底蘊，一切都是那麼的古老和美好。

撇開喜歡臨海地方的私心，威尼斯依舊是我的心水，她真的適合慢悠悠地生活，樂悠悠地探索。